橘窓茶話

下

教育
914
A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Inches
Centimetres

10058
教科書文庫
1
101
10-1785
2000
302398

914
A
教育学科
廣島大學圖書之印
內田氏有秋廬圖書記
信陽上田
廣島大学 教 48639 図書

橘牕茶話巻之下

芳洲雨森東伯陽甫著
筱應道安道　校

南海寄皈傳唐義淨三藏著曰鷄貴者西方名高麗國彼國敬鷄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東以爲鷄貴者鷄爲之貴蓋及言也又曰西方諸大寺處咸於食廚柱側或在大庫門前彫木表形或二尺三尺爲神主狀坐把金囊却踞小牀一脚垂地毎將油拭黒色爲形號曰莫訶歌羅即大黒神也古代相承云是大王之部属特受三寳護持五衆使無損耗求者

稱情但至食時廚家每薦香火所有飲食隨列於前云云我國彫大黒者戴巾坐苞手持小槌不知何所據也

群碎録陳繼儒著曰緣池池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爲緣呼爲被池宋子京春寒到被池用此

藺相如完璧揚時所言乃大王去邠之心然非所以施於秦也王世貞所言似乎戰國説客之弁可言而不可用也要之藺相如非孟浪作事者朱子之言可玩

周赧王之亡也舊史書以周倍秦秦怒攻之綱目特書秦入寇所以扶三綱垂聲教立万世之分者其旨嚴矣玄慧太平記以醍皇征討書爲御謀叛彼乃方外之人不知名分固宜天下縉紳之士平生熟讀春秋未見有慨然筆削如朱文公者噫

凡所謂有名者必有明哲之士稱之然後可以當之否則彼懵懂無識者雖擧國稱之何得謂之有名乎蓋明哲者少而懵懂者多當時趙國之譽括必多而趙王所聽而信者皆懵懂之徒也而自已既以爲以名使人而人亦以爲以名使之其實則使無名也

田單用火牛而復齊七十餘城後世王則用之於前
邵青用之於後並爲明鎬王德之所破蓋庸人之妄
祖故智大槪如此

古人云讀諸葛亮出師表而不流涙者其人必不忠
余於樂毅荅燕主書亦云

大乙眞人有經三部共只六字儒者誦之成聖道士
誦之成仙和尚誦之成佛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
便三字經曰依本分 遵生八牋

三叟致詞一曰室内姬妾醜一曰量腹接所受一曰
暮卧不覆首應璩詩也 同上

曰所謂煩惱即菩提即心即佛自是至道之言然聖
人則无之矣學者於空言雅言之間瑩然有自得焉
則儒釋之辨自分矣

曰聖人之敎惟治天下也非天上也大學者學之始
也故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中庸者學之終也故曰篤
恭而天下平終章言无聲无臭者子思非性急蓋不
得已也

曰聖人之所以切切於心者其志在修身也故曰欲
修身者先正其心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爲本古學翁有見於此可謂卓矣然山崎諸

賢之學最又不可廢也

理有所以當然者平常而易見衆人亦或知之有所以當然之故者幽微而難見唯聖人能知之學者於聖人之所能知而雅言者信而從之從而行之則人道於是乎足矣過此則索隱索隱則行怪

大可者不小可

或曰道家衣冠肉食則似乎在世説虚説無則似乎出世諺所謂不上不下者也（道士无妻子者曰全真素食有妻子者曰火居）

（肉食唐山道釋両家如仇讐然我國則論經念佛両家合爲一家也）

讀書元要慢讀字音不差意義明白皆於讀慢中得矣雖然快讀亦是一法必到快讀之境然後慢慢讀去方謂之善讀昔日余與霞沼談及讀書同恨不能快讀不知其一出於不熟到今要慢則慢要快則快一慢一快無不如意讀書之法成矣所感者年迫耒楡朝不謀夕雖能勤讀竟有何益又况於精神衰憊記性日減乎可嘆可嘆

書莫善於直讀否則字義之精粗詞路之逆順何由乎得知譬如一個助字我國人則目記耳韓人則兼之以口誦直讀故也較之我國人差矣

直讀的不論經史將漢話講得來便是成就的了只

會直讀不解文義者徒爲賢乎已耳
使人直讀一一聽得出纔是唐音爛熟之人
我國人學唐音到底止得箇乾如薩奥人學京音何
曾免乎乾
須以唐人爲師難免乎乾以乾者爲師一傳之後
變爲國音黄檗宗誦經可見矣輾轉至久全然不相
似今之所謂漢音即唐音昔謂之漢音今謂之唐音
乾唐音可半年三箇月都了如學東字東字下幾字
不學而知東字讀作上聲則某字某字下幾字不學
而知去聲入聲一同故只學一箇東字幾十字不學
而知此例而推之則平日通用一萬餘字聡明者三
箇月可了或少絶亦不過半年而就節奏不在此例
讀書有節奏必須學於唐人而得後自爲節奏者一
同无拍子的打謡終不成箇謡
國音无平聲何故曰大抵國話長而慢呼漢字有時
乎平有時乎上有時乎去否則不成話所以不定也
入聲則全無又有因情而變者大抵喜而言則平哀
而言則去怒而言則上
國話長而慢其狀如何國話サウデゴザリマス長
而慢韓話クリツクト短而促唐話則一箇是字國

話サウアリテカラ長而慢韓話クリハタカ短而促唐話則一箇既字話話如此矣嘗天淵

韓人教讀毎句三層一諳合爲四法阿直岐王仁初教讀書之時必當用此四法我國人止得一件訓讀非我國人怠慢也天使之然也

韓人直以國音我國人國音不可直讀故假音於唐雜記熟比之韓其爲雜也又甚矣

運用者謂之氣統陰陽之名也運用之變化不測者謂之神氣者猶名也神猶字也

神氣也精質也血之所成者也氣不可見而精可見譬如火可見而煖不可見水可見而寒不可見也

荘子耳目鼻口心知佛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儒書耳目鼻口之欲佛之所謂意者荘子所謂知也

張敞傳有偷盜酋長語酋長非特夷狄之長也

水母目蝦四字少年時曾觀於文選中撈嚴第七亦曰諸水母等以蝦爲目

杜少陵古今稱爲大家比諸搬戲少陵如男扮女粧諸家如女扮男粧未免纖弱之態青蓮自是蓬瀛之仙

沛公慢而易人或者添一雖字講解不知鄙生知沛

公之爲英雄亦在慢而易人處彼區區修飾邊幅如
隗囂者何能爲哉

天下之可畏者莫甚於民末世徒知瓦解之禍而未
知土崩之慘其於瓦解萬萬矣悲哉其於民也
有迫脫之心而無愛育之政其不畏其所畏豈非顚
然乎

樊噲還灞之諫安知其非蕭張輩使之言於高帝耶

張良說漢王曰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
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藉之死命乎後世制死命三
字本此制死命者制其死生之命也

酈生曰楚必斂衽而朝斂衽字非獨女子可稱也

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綱鑑註厄音阨困
也兩賢謂季布與丁公也兩窘帝子相應故知是季
與丁也此亦可備一說

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綱鑑註宮人名號有上家人
子中家人子此亦一說

或問古無刑書中古以來有斷罪之律而無賞善之
司其故何也曰理勢然也如指路者數人以某處險
某處阻某他不說亦是同理

曰堂屋之奥巖穴之下固有闇昧黑魆所在然言大

陽之光則曰無一處而不照未嘗曰微有闇昧亦無可可大陽者一光也萬物者一理也故言窮理之功則曰雖一草一木之微無不洞徹其理然以勤力之方論之則有大小緩急之別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我國非武智謀之士然大概而論之肉食者動或不過山鬼之知不學故也

井田封建學校肉刑闕一不可三代聖人之制所以亘萬古而無弊也漢文有不忍人之心以啓代之然後世上者或輕用之而下者或輕犯之文書盈于几

櫊未必不由乎此也

有未可謂非而實非者有未可謂是而實是者遽而言之不但自失心將誤人宜乎君子之慎於言也

韓人大醉第二日吃酒曰解酲酒我人所謂須志加伊宇津也蓋漢書所謂以酒解酲五代史所謂以血湔血同一說話酒可以解酲乎劉伶所言五斗解酲另是一意

憑几一詔天子事也在平人則當曰易簀一言

視於下而有餘則起驕慢之心視於上而無窮則生謙虛之意世之自滿自大者皆視下而不自覺也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或講論語千乗章曰朱子前言主一無適者全體之
敬也後言敬其事者一事之敬也聽之者以爲両件
夫敬有大有小有指全體而言者有指一事而言者
然其爲敬也無往而不主一無適豈有差別乎
礼玉藻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註上環横切之圓
如環也今人去上環或出於嘗試暗與古法合有趣
喪礼用天蓋燈籠等類者唐山季世之俗礼僧家遊
於其地者學習其儀歸而用之於本國不知者以爲
佛家之事以白紙抹額者免也所謂旛者銘旌也

白晝焼燭者堂屋深奥故也唐山王者宮殿不得不
然僧家尊佛奉以王者之礼故所居曰殿又復用燭
其他無非官衙之式凡言寺者起於白馬寺然則今
所謂叢林者亦一官衙也安得不畧用官衙式
所謂一周忌者小祥也三年忌者大祥也非西域有
此規矩七年忌十三年忌者庶人之家不能逐年齋
醮故延其期間而行之王侯富室亦復囙循蹈襲終
不究其故者何也夫以正祀而論之則禴祀嘗烝不
敢闕一足矣若其信佛者亦順年年齋醮而後可也
大學所謂絜矩者如矩以度爲方器弔一九子於中

問者九子吾身也廣狹者四旁也長短者上下也方正者形也均齊者用也

或云大象之爲畜也蓋靈異之物在蠻則識蠻人之意在唐則識唐人之意在倭則識倭人之意雖是擬物不倫唯此一事則所謂聲入心通也又如哺乳孩兒亦能聲入心通稍長則不然矣所謂兒子手者亦是此意芳洲曰若然則聖人不待象胥而識四方之情也哉

異端固有説得著處但不在綱常上説君子之所以不屑爲也朱子嘗云

後世謂濫惡爲濫觴謂貼條爲鸞燕謂旅裝爲行李皆失本義也

鼂錯號爲智囊而不知景帝柔懦不可以有爲其於智也何取曾以爲不如是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急於功名而彼徒見一偏然則朝衣之斬不亦宜乎

雖蔬食菜羹必祭與涅槃經梵行品所言敕四部衆出七粒生飯者事相類而意實異生飯者衆生食也

人生曰人死曰鬼凡唐俗所謂鬼者平話所言幽靈也非夜叉也佛經有懽喜夜叉神生子至五百入王舍城所在男女次第取食即平話所謂於仁也又有

惡鬼者與夜叉同義

或問子生於漢爲吳王濞則何如曰即當上疏曰伏聞朝議心實感嘆竊惟賈鼂二臣之言可謂天下之至策臣願自削國土務率諸侯永祈社稷之安若其多寡唯命之聽仰望據理速斷毋得過勞聖慮云云若使朝議有所顧恤不至大削則當再四申請繼之以泣必至於得比當時小藩國而後止矣

古今在嫌疑之地而善處之者漢張良竇融錢俶數人而已

夙寤晨興四字見于天人策承流宣化同上

陳選小學序有小學以成始有大學以成終鄉試謂之小學所謂庠序是也會試謂之大學所謂國學是也董子所謂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亦是此意有選擧之塗者卿貢是也

富貴榮耀者君子之所以不得已而處之者也貧賤幽潜者君子之所以甘而樂之者也惟聖人則無意於榮耀亦无意於幽潜遭所遇而循其命而已

建元三年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漢武玩兵黷武之失權輿於此惜乎田蚡之說不行也莊助其佞人哉

搜索　捜驗之謂之露索見于漢書

芳洲問曰剪徑取買路銭則活否即死尓昔爲之乎曰不爲曰抉辟偷財則活否即死尓昔爲之乎曰不爲曰尓能知之溺子之非不辯而自明矣惜乎尓讀書不知賈彪之心也

皇后陳氏廢后以祠祭厭勝媚道綱鑒註后寵衰恚衛子夫得幸乃媚道座祠祭祈神爲祐以厭其勝已者

小廉小節衆皆勉強而爲之至於大廉大節顧疑觀望嗟咿嚅倪无所不至故曰偷取猶兒舊性復發又曰猢猻君子未免毛病不改

夫尾大者不掉固爲理勢之自然然天下之治乱國祚之久短未必專在藩國之大也漢賈誼立削國之説鼂錯主父偃祠尋慕倣至於武帝行其推恩之令當時藩屏非不微小至於末流王莽奪國而同宗諸侯俯首服從而國遂亡矣蓋我國侯伯如此強大何嘗有逆節搆乱之人乎要之君明臣良則上下平和區區法制非所用也書生之論徒爲強聒不究其本言雖剴而未中意似密而實疎故孟子有言曰格君心之非一格君而國定

呂祖謙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爲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而已孝廉賢良始於文帝茂才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

李陵謂蘇武曰庶幾乎曹柯之盟司馬遷審察其志而言之如此然非人臣之道其有愧於謙讓也多矣

喜則笑哀則哭出於天理之自然而人情之所必有者也我國自古无臨哭之俗以其近於婦人爲嫌而哀情無所發露可嘆

大學治天下章末說義利與孟子開卷首章說義利之辨同意可見孟子之學出于曾子也

古人云通經有行義通經則有之矣未見有行義者也

僕不肖竊立三家断案曰天惟一道理無二致立教有異自修不一一生所得惟有此十六字耳未知果然耶否耶

或問修齊治平曰修是補修葺之修屋不得時時修則必至大敗時時刻刻不須臾忘隨破隨補務使無朽腐之失人之於身亦莫不然齊有均一齊整之意不

均一則親戚忿恚不齊整則閨閤紛乱凡言治者護善除悪之意猶如醫者治病必也除刪腹胃之汚穢亭毒滿腔之精魂然後可以望其不中道夭焉即賞罰討之謂也乎者寛厳坦夷無阻險艱難之患教養之成也

佛書有王法佛法之言蓋王法者伏憑時王佛則專修其獨善之教故凡經典所言者挙皆蔭庇其子弟之言衆生則附學也

公孫弘論卜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太善東藩河村某欲献十萬金不許可謂戚德之事

凡有所献者必有官爵以報之是不言貿易而實則賣官鬻爵也何可以化天下哉

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註云齊地産絹列子有齊紈字註為細密之絹亦是一説

或問漢宣接待呼韓之議何如曰使荀悦蕭望之同仕於漢宣之朝則匈奴迎接礼式必有如作舎道旁者矣何書生之多論也要之王者無外者仁恩之大弘覆普徧無遠而不及也非必謂破摧厭抑使之讋額乞命之謂也蕭望之之議可謂无弊彼其强則卑下而承事之弱則欺負而驕慢之者恥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此乃白樂天放言詩中四句也古今以爲王荊公作者非

近有姓官者著書論駁五行生剋之説不止小兒强作解事正所謂病狂妄言者也蓋仁齊作僞後進小子從而慕之立異現怪愈出愈謬爲學之弊至此可嘆也夫

或曰子若以異端之人爲可尊者如何彼以索隱行怪見絶於聖人之門其人則善人也焉得而不尊之曰何不謂之君子曰不可以君國不可以子民安得謂之君子

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也大哉言乎可謂得治平之體矣後世之學古者必欲以文而不欲以實若夫文則隨時制宜何必三代儀文之爲哉

人每遇快治時即自以爲是禍之萌殃之兆戒愼恐懼不敢放縱則自無逆道之舉壽命延長家國安泰不求而自至矣如貪財好色喫酒厭肉居官處室上寵下威總是一般此乃消長盈虚之機禍福倚伏之權易之爲道不外于此可見天下之一理也

漢高帝曰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宣帝曰漢家自有

制度何必效唐虞此是同一志趣文帝則或文或武
然信賞必罰執權在于一如出一轍此其所以爲祖爲
宗爲中興也

賞罰者善善而惡惡也所謂賞者非獨賜與也罰者
非獨劓刵也

惟須寡欲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人唯知漢文帝恭儉而不知其爲英勇之主使之得
伊呂之佐則庶乎與商周同治矣

古今稱賈生之材余獨恨其所以處置同姓之道有
未盡矣

一家承意於尊長一國受命於君上若不孝之子不
忠之臣動有專擅之心者何耶

賤人執役於人家者有三等一曰良民雇工人是也
二曰私屬雖非良民亦非奴婢三曰奴婢有罪沒入
轉相賣買者私屬字見于王莽傳置奴婢之市與牛
馬同闌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今更天下田曰
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

選擇人材之法雖非三代良規然當今可以循而行
之者身言判是也圉夫之御馬韓哀王良笑之然賢
於汎然無法者遠矣

大凡儒生所論固亘古之經規政者所用乃應時之捷法儒生不以迂濶自嫌政者不以便利自誇

大藏一部汗牛充棟彼悪僧賊禿未嘗得一字之力可見言之爲物也不可以無之亦不可以有之也儒門亦然不亦非乎

好老莊者品格頽敏則變爲慘刻之人資質篤厚則漸爲踈懶之士以其無義也

學老莊者胸中空空洞洞無些拘礙自以爲得力不知夫去道之遠矣

予不敢自諱悍然立論曰大和乃東方稺陽之國謂之稺者何以其俗尚好誇目前而無遠慮之計猶小兒之擲弄玩好而自喜也謂之陽者何以其有仁慈之習也

說文云南蠻从虫北狄从犬西羌从羊惟東夷从大从弓俗仁而壽由是觀之夷字當訓作平易四方國土惟我用大弓自古而然

春秋王人齊人晋人云者皆微官之稱

獨麟和尚云曾在美濃慈溪寺得交大領智教於結制之際二人皆琉球人也時堂上有福祿壽真形二僧爲之踴躍歡喜不已曰我國每代必生一異人身

首相半笑容可掬與掌上所寘毫髮不爽稱曰福祿壽以爲國瑞若産於民間取而養于宮中雖在粉白黛緑之中少不動心醫卜百家之書無不通曉今所稱福祿壽者名曰壽水正百有餘歳嫗有童顔

朝鮮地尺三指三二指二爲尺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

或問家曰內則父黨外則母黨至無服遠宗及婚姻之族皆在其內矣

唐山朝鮮及我國俗爲之三國衆言三國之智惟我國爲最勝或笑之曰就一人而視之有愚者有智者有賢者有不肖者國國莫不皆然何可以定之擧國家大事係於天下者而論之乃可以知其優劣矣何謂大事曰子也輕重大小猶未之知焉得而論三國之優劣哉

莊子曰能兒子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同以小兒爲言然莊子之言則虛無孟子之言則倫理

海東諸國記述室町氏時風俗最爲詳悉乃申叔舟瞽留皇京所親見而録之者也其言云人戴烏帽各佩一刀可見露項脱帽各佩兩刀起于近世也今戲

子家扮主人者佩一刀跟從者奉長刀以隨中古俗
固然也蓋于戈擾乱之時或無有跟從又不便應急
政有両刀併佩之習至今未改顧非太平之容矣
公羊傳云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東萊議
之曰宣公好奇好髙余以爲不獨宣公也穆公遜二
子亦好奇好髙也當斯之時縱不得已而即位使其
明陳權攝之意稟白天王外告同盟内諭臣民不敢
冒居路寢一如周公之屓扆焉則雖不遜二子庶乎
免於弑奪之禍矣
事有輕重勢有緊慢人非不知也然君子之所志小
人之所尚常自相及有若薫猶政治之所不成也
地位髙則所見遠否則及之君子小人之所以殊者
其在於遠近之間乎
孔子稱子貢不曰簠簋而曰瑚璉瑚璉者古名也以
喩子貢之非今人也可以補本註餘意
漢土人以无窮之詞吐無窮之情謂之詩人人可以
能之我國人以有窮之詞欲吐無窮之情何以能得
朝鮮人亦復如此但彼去漢土不遠國音順便加以
文學練習振古相尋故有時或髣髴之詩蓋以我國
人比朝鮮人彼富而此乏他壮而我弱也

棊以圍爲主故謂之圍棊欲殺子以取勝者拙工也圍有大小緊慢之別不可以不知焉

爲官擇人漢土取之特起我國取之世家累代尊貴自然寛裕世族庶幾但不免有驕昏之失備嘗險難能知下情者特起爲是然或時有刻薄之患世族未必好未必不好特起亦未必好未必不好然則取人之道如何曰爲君者自修以正則百官無不正矣

事不中法曰邪事皆中法曰正正之中又有雅俗之別偏執謂之俗超脱謂之雅學者不以不知

詔勅章奏必須中書然不可用於騷人之幾觀於公

家書短冊可知

漢土物事每事雅致我國物事每事粗俗朝鮮則又甚矣

甯嬴有言曰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夫慈弱篤厚使才氣不敢彰露於外謂之愚子曰其愚不可及也二甯俱其人乎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無非孝弟也孝弟之中自有階級觀諸志學章前知矣

外孝弟而爲說者異端也天道也以孝弟而爲說者聖人也人道也異端之說在天道之中繁立階級故

茫然不可捉摸矣

或問佛未嘗說天道曰彼所謂本如來藏者非天道而何

有一人好歌喜用保乃保乃字或責之曰此乃禁字何用曰普天下之言普天下之人用之孰能得而禁之或人笑之曰知之半而不知之半也

或曰子喜言佛說所謂駸駸然入于其中者乎笑曰非也

夫心固無究言亦無究心口相應無所齟齬萬國之人莫不皆然唯學講異國言語心是無究話却有究所以難也何況作詩作文乃言語之精華者乎唐人不能詠歌日本人不能做詩其理一也朝鮮人亦有此志唯國音直讀比我國人太差

人或致疑於直讀難通余教諸生多以唐音其中直讀稍通者不止數人可見有志者事竟成矣大躰學唐雖云專有習慣然亦顧其立志淺深用力勤惰如何耳

不致疑於譯人之通話却致疑於學人之直讀亦不知其類耳

有人叫門應曰登於禮者即誰字也唐人叫門則必

言有人麼即我國物申也叫化來乞則言別轉別轉
國語登於禮叫化言請捨救命銅錢一文國語以知
毛牟玖太佐禮或言化化故曰叫化作叫花者非唐
人視挾力者槩稱頭目非是頭目者將校下有體
面者改作官員儘可然亦有大有小不可槩稱書生
稱生員未入泮者入泮稱秀才凡未入泮者無論老
少叫爲童生故有老童生語
我國人便爲矢矢巴巴破屋爲破不都是唐
話如此等類亦復不少人未曾究耳
人皆欲知唐音唯長崎人以訓讀爲便各陷於一偏

之見不能據理透徹學唐音者須知其故
今井小四郎從幼親炙朱之瑜後爲水戶府文學深
通唐音做文敏捷余少年時問其弟子曰四郎讀書
專用唐音耶答曰固用唐音訓讀亦不廢意者此乃
學唐人中之傑然者也韓人亦是如此惟恨我等學
唐之人不能如韓人之用其國音而直讀之也究竟
韓人亦不能變爲唐人何況我人乎
余用心唐話五十餘年自朝至夕不少廢歇一如搏
沙難可把握七十歲以上畧覺有些意思也是鐔上
之毛了二三子用工亦當如此

イロハニホト六箇氏字真書教誨童丱筆法爛熟
可以通一槩字㨿未必待七十二點是爲捷法教以
永字固好今云云者要使其易曉也
凡學寫字唐人親筆爲上石刻爲下學我國筆法不
如不學唐人尊尚石刻別提一意
未有支體不備而成人者亦未有點畫不明而成字
者也
用筆手不可少仰仰則不正矣
學一永字可以通天下之字是乃理一分殊也雖然
如此窮極衆理方爲盡性故此趙子昂日書萬字

元來讀書最難明白者少暗昧者多彼後生小子用
心粗糙隨口讀過以爲得其旨察豈知其中委曲有
許多未能罄盡者余今年老矣氣憊矣諸凡名家未
譯之書尤覺難讀豈非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耶
字彙云竇儼傳竇氏子弟皆喜武獨儼尚文諸兄誚
爲書癡又古人借書一瓻還書一瓻瓻以盛酒酬之
也然亦有作癡者藝苑雌黄李濟翁云借書一癡惜
書二癡索書三癡還書四癡蓋古人云借書一瓻云
云者出于顔氏家訓可考
官蔵是教勅之言故無罪例一如我國所謂辟書者

與律書不同
圓夢圓字未見註解圓原音近想是通用原夢二字出于一書蓋原者推原也

天下衣服唯我國爲不便大抵男子礙於趕逐婦女嫌於露肌非啻此也習慣既久人不自覺耳造船亦然漢韓船隻能搶風勢我則不如也

賈誼古今稱爲才子但抑制同姓之説余則未之悦焉鼂錯用之激成七國之變主父偃用之漸致劉炎之燔齊泰黄子澄用之靖難之兵興吾未見其可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本支百世侯于周服由己非由人也嗚呼三代之所以盛矣

措大眼孔小所論刻薄无些寛容氣象動致生事閙釁之患齊黄二生徒見晋藩之富且强焉知以天下之大下視晋藩不當二十之一若使京師上有英主下有賢輔則何患乎有不軌之謀哉否則異姓可畏豈獨同姓也乎

凡欲行新令者須以自試爲先自試之法可以行於天下未試之法不可行於家庭人主聞有一議以爲可用則卒然而行之故有所妨礙而不成所謂官无三日禁者太半是未試之令也試之之法非止一端

或自試於身或自試於事務要詳審而已令挙一事
而言之夫醫之療人也自經其病者知証明白配劑
穏當故曰三折肱爲良醫否則反是

或問權曰人子方寒夜不知遽被其親而先以其身
而温之雖學黄香而其親則悪臭此之謂不達時宜
嫡死子幼立庶爲嗣而以其室妻之此之謂乱 知
經而不知權則室知權而不知經則濫君子小人於
是乎分矣

極大之權希世一有如湯武之征伐是也至小之權
朝夕時有觀于孟子援溺之章可知矣夫子所謂未

可與權専就其大者而言也然雖云細事苟非其人
則差不可不愼也

曰神代一巻不可以不尊重其爲言也迂濶奥賾弗
究可也人欲求其的確可謂無識矣

神學家以爲齊國之書來而純朴之風散此乃莊周
所謂絶聖棄智之説可謂大有所見矣鯀生後[redacted]動
在細處生論故不知斯言之爲大也然矯枉過直未
免者弊要之齊國典籍不可廢也夫天下之事有天
焉而非人力者天者自然也倘違其自然而强爲之
有所益于此則必有所損於彼昔者有獻策於官者

曰近江太湖鑿渠宇治而洩之墾闢可數十萬畝朝
議以爲果如此則河内攝津之民化爲魚矣遂止蓋
裁成輔相之大功必有聖人之德之才然後可望其
成固非尋常君子之所能與也齊書之來我國釋老
之在世間皆自然也非人爲也必欲除之而後爲快
者不知天者也

有一等神學家牽合之説最多如吐普加美分明是
五行之目及爲三寶之稱紫宸殿螭頭俗名高麗狗
解爲波伊登不殊無意義大黒天乃西域厨神引以
爲大已貴尊庚申三猿曽爲神家之物如此等類不

可枚數必也有藤森其人者而後神學大明於天下
矣

神學家偏欲人之淳朴無外慕其志至矣然不喜讀
書動或以已之不通亦欲令人之不通大乖於皇朝
取法齊國之本意豈知樂取人以爲善者乃學道之
大公哉

學校館驛之設朝鮮遍於域内我國則無之矣尊經
崇學則風俗齊矣

或問今若創建學校則教以何書耶曰四書小學五
經之内一經從願少徵通鑑考其大槩此則可以通

行於域内矣

勸善懲悪凡國之主政者莫不皆然然不明之賞無據之懲雖有若無矣

天下事本不難爲也惟人不會做耳唐陸象山曰國家元無事惟庸人擾之耳此是一説

孔子於緊要處必擧天以爲言孟子亦然着眼

左傳註覆浮去聲伏兵也考之兵書伏覆有別

府城西山上有神功皇后城跡基址宛然擧皆磐石非神功焉得而有之可謂奇矣

或言唐人吃蘿蔔曰此可以敵人参日本人多壽今乃得之盍唐山蘿蔔不如我國大坂有名醫聽人唱歌嘆曰此凶聲也良久又聽之曰變矣詢知其食蘿蔔羹矣而頷之併此二者而觀之蘿蔔非常菜也有一庸醫見人患痰勢急高叫曰速取蘿蔔來彼欲言生薑而誤曰蘿蔔滿堂大笑果用蘿蔔則無功矣

人身之有少壯老死猶如天地之有春夏秋冬二十五年爲一時老夫正當冬時雖不瞑目已在死候之中亦何求焉幸頼天假眼光精神未之雖在病蓐之間未嘗一日而廢講習古人耄年儆戒非所敢望又非誨人不倦之人只是借此消遣俟盡而已目下從

遊之中有兒童并孫兒共七八人小者七歳大者不過十四或以字或以詩或以唐話朝夕相嬉不覺寂寞爭聒者手拍背讀者口奬有瓜果與喫有佳話爲講一來一往熱鬧竟日取茶取火隨意使與眞老境一樂事也

尸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皈列子曰死人爲皈則生人爲行人矣又見於一書曰禹言生者寄也死者皈也余謂聖人只說死生如晝夜也生者寄也四字恐或不說

余天禀庸劣輕浮粗躁一生學業爲此四字所祟頃病老相尋委頓牀席因在字眼上開悟透徹差爲不少方覺古人主靜之說極爲深切但於修齊治平上工夫仍舊懵然終皈於不濟耳

或曰恐一字處已處無最爲要緊古云賈而欲贏而惡囂乎眞善喩也

凡誨幼兒先教以一字訓且使之知其字義然後教以小學或大學每日不過二三行或四五行必講其義以教之不必究其領會不領會講法比諸與成人講者有詳畧之別只要其易曉且無倦專欲爲他日之地而已時或教以詩句亦好然如少年行宮怨閨

恣喫酒游蕩等類恐或有妨於名教者不教可也至於十幾歳以上教之當見其資質如何不可預定一法

教誨幼兒不論文必須要連註解并讀暗誦爲上不能者不必强督今人欲其草草讀完四書五經最覺無益

或曰誨小兒學寫字皆吾曹匆忙之人最所難也曰非難事也雖云匆忙豈有如雇人之督役百工之趂錢者耶方其閑暇之際不敢講閑話不敢爲閑事則其餘誨兒學寫也自有餘而无不足矣

余萬事無能至於寫字最爲拙劣小歳時未曾學書每看一書只管細字抄寫專要速就不論妍蚩既長之後非无心於墨池譬如破敗之屋末由修葺筆法已郎當矣遂悪札終身不勝慚悔每遇後生小子必以學書爲勸者有所自懲也其所言書法皆得於有識之口非有自試自能也聾瞶品樂之誚恐或未之免耳

平安言祀爲會如祇園會是也左傳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註云會祭也俗語結會者我所謂多乃茂之也闘分子者太之阿和寸留也詩会文會謂之做

會或曰結社又有茶社圓社蓮社等名同事者曰社友年長者曰社翁

初學之士毀佛心重遂至慢神可謂懲羹吹齏者矣

祭會之日遠親故舊互相延請京師風俗振古乃然余少歲時揚言曰殊覺其煩也柳川三省正色曰一年一次團欒叙濶人情於是乎華矣何謂煩乎余為之面赬

天下人心唯我國為淳厚近古以今日視之唐之與韓有所不如豈非神聖之遺澤也哉或問吾子嘗曰東方稱陽之國又曰唐之與韓有所不如如何曰非相悖也

李于鱗之有唐詩選也其猶歌家之有正風體乎俗語云唐詩誦得一千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愽約並至非獨道學已也

或曰學詩者須要多看詩話熟味而深思之可也此則古今人所說不必覼縷但我人則又欲多聞簪纓家之論歌也余以為此乃明理之言大有益於造語者然非粗心人所能知也蓋詩者情也說情至於妙極人丸赤人少陵謫仙同一途也彼以漢言此以倭語邈如風馬牛不相及故不知者以為二端惑之甚

也
不獲於君愁苦懊惱之恨洩之於宮怨伏羲跡財擅
作氣勢之態狀之於少年行非宏非壯不足以服衆
故極言宮闕城池之蔵邊防征討乃國家重事故暗
刺窮兵讟武之失此等類我國歌中所罕有者也
歌所謂戀者類於閨怨閨怨者夫婦相慕之情戀者
男女相誘之詞
吾友能勢格雲深通經理乃純德君子也今則亡矣
南部草壽賦環翠園曰雁啟塞北長爲客梅發江南
暗憶人呉南老極口稱賛有一人在傍曰佳則佳矣

暗字似乎婦人語南老曰子欲改以何字耶其人曰
却字南老曰若尔則非詩矣有李判事者巡簷數而
朗誦不已南老曰來汝知此詩意耶李忸怩不言南
老曰汝但喜音韻調話耳南老者朝鮮人園在越中
南部氏別墅
祇園與一郎十五歲時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對以光
風霽月常惺惺法可謂的對矣長門州山田元欽十
歲時妙法蓮華白對以心易梅花紅平仄不對花字
相犯然亦奇想也此等異才使之生於齊國何患乎
不成大家耶元欽大我二歲相知於京師六十年前

事也不幸早卒

平田茂左衛門在朝鮮有詩曰江風送人語陽岸有舣舟朝鮮人金泰敬終身吟賞

松浦儀左衛門十四歲置詩草於案上南部草壽吟誦不已既而聞其自作大驚曰吾謂抄寫唐人之詩也

榊原玄輔有蕭何論長崎劉継擊節嘆賞曰不料訓讀之中有此一篇

觀瀾鳩巢東涯徂徠何如曰之數人也咸名雷震何待乎曹丘生也

晝曰筆見于五代史以通鑑考之可知矣

揚言於衆曰我東人其智也稺而小或喜焉或怒焉喜者固是怒者未必不是茀喜而養之怒而撿之其庶幾乎

取辨於口者世謂之聰明

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立字須要著實體認

或問思之又思之有神而通之非神之通也思之至也曰人性本靈豈有不通之理哉但嗜欲遮蔽太機藏匿譬如鑒之蒙塵水之溷泥所以不通也思之又

思之念茲在茲一旦一心寫清澄天機發露頓覺忽然開悟此乃從性靈中流出者多在睡夢中得之是其驗也（有一造暦者諸算明白未得減一法夢有人來指點從此豁然人有一人學書難於勾畫夢有人惎之乃筆下无礙）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文清最愛此語有味哉

魯周公之後也魯昭十年始用人於亳社蓋不書於經者乃爲國惡諱也齊國人有殘酷之性於是乎見其一端矣

或曰筆法有陰陽有起有落有行可惜御家體無此等法所以不唐也

或曰曾皙分明是虛無之學幸而遊於聖人之門否則必爲原壤矣夫子有與點之嘆者蓋秉桴浮海之意非所以喜之也亦是一說

君子於父子兄弟之間以和睦爲主箴規次之夫子曰兄弟怡怡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可謂人情之極矣

克己復禮朱子本於劉炫之說左傳昭十二年正義可考聖人以神道設教王欽若所言與杜預合程朱則不之取也

賣盧龍塞見于三國志諸家不註其所據

易曰巽爲近利市三倍子產亦曰尒有利市寶賄我
勿與知註汝有逐利於市珍寶貨賄之物我鄭不敢
與聞其事俗語利市字想或本此

或曰論語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中庸
云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子路問死問鬼有
意於索隱之學故夫子語此以誨之莊子有云知止
其所不知至矣蓋論語之義疏也雖云異說亦有道
理

顏淵第一章註云己者身之私欲也不曰心而曰身
身字著眼本文己字人字喫緊相應一日即一旦德
成之時也非積累則無一旦之時程子言箴文字著
眼天下字兼四夷在內有雖蠻貊其行底意思

夫身心之外事之不關於天下國家者其理之不窮
未足爲歉也昔有一君曰吾欲學天官一儒言曰君
上之所當務者天下也非天上也雖似詼諧又有意
思

有一佛者曰儒學可廢也曰子所謂儒者君子儒耶
小人儒耶曰一切可廢也曰果尒則所謂王法者誰
憑誰倚佛法雖有殺人放火之賊逃入寺中必解衣
以蔽之乃其所謂慈悲也佛法王法於是乎判然矣

或曰佛法盛曰何曾盛也唯圓頂而方袍者衆耳王者興于上必世而仁焉則不除而自寡矣曰可盡無乎曰決無是理

寛以濟猛猛以濟寛爲政之則也子産死而仲尼涕非爲子産涕也爲鄭國涕也非爲鄭國涕也爲天下涕也聖人之愛人也至此乎哉

一大爲天土也爲地人或言之洪崖師曰天字三才具焉上一畫天下一畫地圓之則天方之則地形人在其中

昭公二十一年梓愼日食之答與朱子所説不合

强健之人夏則愛日之長冬則愛夜之長所愛常在其身若夫疾病尩羸之人者夏亦苦冬亦苦晝亦苦夜亦苦無所往而不苦君子之處世也其猶健人之於四時乎富貴貧賤安榮憂患無所往而不樂雖有少不快者如室之有蚊蠅軀之有蚤虱驅逐之而已矣盖心無所累也余已老耄雖無君子之樂亦無小民之累從今以後縱有一二年之壽目可以讀書耳可以辨音而手可以寫字如此而一旦無病溘焉以死則眞可謂全幸之人也脚之疼齒之毀何傷未知可得而如願邪否邪

余與同志者讀左傳至穆叔曰趙孟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謂之曰余正八十言之諄諄請毋怪焉哄堂

或曰吾子不敢以道德自尊焉可乎曰道德可以自尊乎哉

凡言離於口未免一偏之患不如默默

吾平生文字只有大寶一説耳

吾與愚師晤語凡事有關於理者必筆之師又從而輯之日積月累遂成一号名曰橘窓茶話古有逐臭者又有嗜痂者愚師乎愚師其逐臭嗜痂之疇匹乎

對馬州文學原任用人雨森東

橘牕茶語巻之下終

天明六年丙午仲夏發行

書林

京都堀河綾小路下ル町
齊藤庄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三丁目
前川六左衛門

大阪心斎橋筋南久宝寺町
髙橋平助

同 心斎橋筋南久太郎町
同 喜助

藏板

興文堂發行書目

大阪心斎橋通南久宝寺町
髙橋平助

芳洲雨森先生著
橘窻茶話 全部三冊 出来
学問ノ梱要ヲ挙ゲ、古来知レガタキ事ヲ考ヘ、詩文書法小説ヲ論シ、間當時ノ人物ヲ評スル等、スベテ一家ノ見ヲ発明シ、学者ノ博洽ヲタスケ、初心ノ才識ヲ成サシムルノ書ナリ

右同著
たはれ艸 全部三冊 嗣刻
自己ノ見識ヲ攄充シテ、人々ノ教戒ヲ述ベ、間詩文及ビ世々ノ事トモノ、橘窻茶話ニモレタルヲ平仮名ニテ其文雅馴ニカキ尽ス書ナリ。茶話ト此書ト並ニ学者ニ益アル事甚ダ多シ

明熊而安著
春秋左氏捷覧 全 出来
此書ハ左傳ニ載ル所ノ事跡ヲ類ヲ分テ、フレラアツメ、其事其ノ幾年目ニテ幾巻目幾葉目ニアルト云フ事ヲシルシ、左傳ヲ読ム人其事実ヲ考ル時ノ索引ニ便ス

源語梯 全部三冊 出来
源氏物語ノ詞并ニ故実等ヲ分類イロハヨセニシ、契沖師ノ説ヲ主トシ、間近時名家ノ考ヲ折衷シテ注解シ、五十余帖ヲヨマザル人モ其詞ノ優ニ文ノ奇ナルヲ知リテ和文ヲ書ク便トナサシム

和訓集覧 全部五冊 近刻
日本紀萬葉集ヲハジメ、五経文選遊仙窟等スベテ古来傳フル所ノ和訓ヲ五十音ニ分チ、二言ヨリ十言已上ニテラアツメテ、間注釈ヲ加ヘ、学者ノ左右ニツナヘテ考索ノ便トスル書ナリ